

逐鹿南疆

逐鹿南疆

(革命回忆录)

庄田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逐鹿南疆

(革命回忆录)

庄田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印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4插页 14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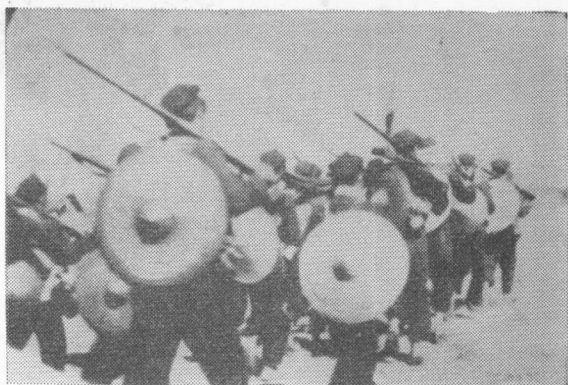
1983年4月第1版 1984年3月昆明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书号 10111·1381 定价 0.7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长篇革命回忆录。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粤桂边部队与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于一九四八年八月胜利会师，尔后由前委率领挺进云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最后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的一段史实。文字朴实，内容丰富，气魄宏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边纵一支队前锋部队于滇南急行军，堵截败逃之蒋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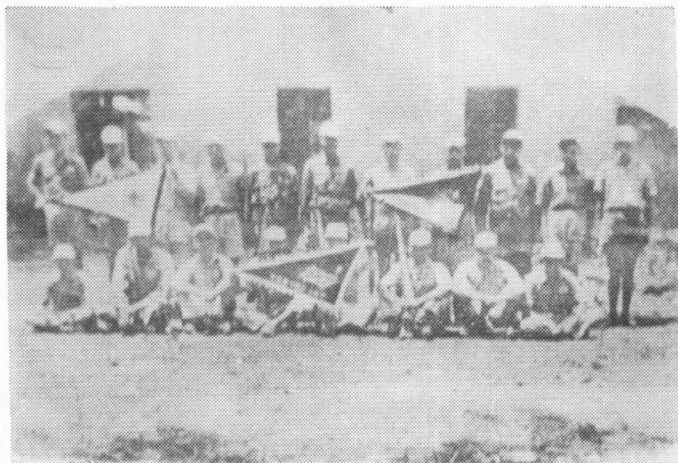
作者与林杰（一支队司令员）行军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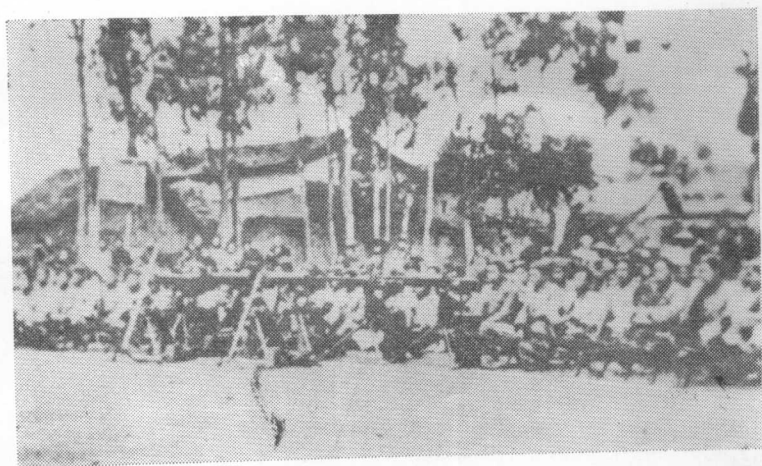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群众热烈慰劳我军



边纵二支队战士与群众联欢，西山区阿细族在联欢会上“跳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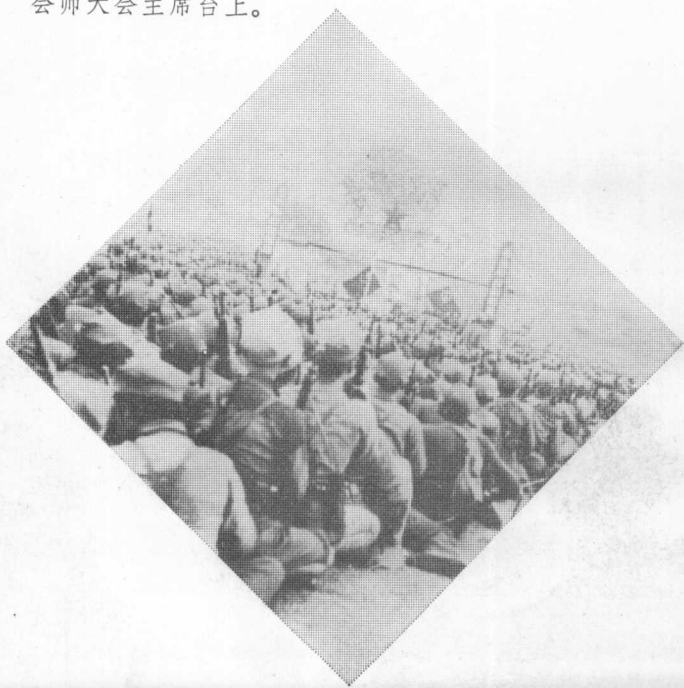
边纵八支队部分立功受奖人员合影



边纵六支队指战员与人民群众联欢



1949年12月，边纵与野战军于广西百色会师。图为会师大会主席台上。



边纵与野战军于广西百色会师。图为会师大会。

责任编辑：卢 权

封面设计：容 璞

书号 10111·1331

定价 0.75 元

目 录

第一章	转战滇桂黔边区	1
	跨海谈判	1
	梅园会见	7
	新的任务	18
	边境会师	18
第二章	革命前驱征程难	28
	曲折道路	28
	怒潮激荡	85
第三章	踏上胜利的坦途	89
	挺进云南	89
	首战告捷	47
	活捉督办	54
	重奏凯歌	58
	奔袭广南	68
第四章	燎原烈火遍地燃	69
	火烧后院	69
	剑川起义	75

	猪街打“猪”	78
	旋战会泽	81
第五章	盘江北岸尽朝晖	87
	峥嵘岁月	87
	深入匪穴	90
	喜报频传	95
	罗盘春晓	97
	前委会议	101
	炉火纯青	105
第六章	黔西南战鼓催征	110
	龙腾虎跃	110
	兴义风云	116
	楔入晴隆	119
	入黔策应	122
第七章	黎明之前风浪险	126
	新的转折	126
	粉碎“清剿”	129
	风云突变	185
	五星红旗	189
第八章	革命洪流不可挡	144
	争取卢汉	144
	狗急跳墙	147
	和平起义	149

保卫昆明	158
第九章 千里飞兵追穷寇	157
战火迎亲	157
战友重逢	162
神兵天降	168
乘胜追击	170
汤尧落网	173
南桥聚歼	176
第十章 西南边疆红烂漫	181
欢庆解放	181
胜利会见	184
爱国一家	188
进军昆明	190
后 记	198

第一章 转战滇桂黔边区

跨海谈判

一九四六年春夏交接之间，正是琼崖的革命斗争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当时，党中央从全民族最高利益出发，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让步，决定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区内的八块革命根据地，将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撤到北方去，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使我党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琼崖特委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全国形势和琼崖斗争的实际情况，冯白驹同志和我认为，党中央这个战略决策是对全局讲的，但是琼崖当前的具体情况是：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承认我琼崖党组织和武装的合法地位，派了美械装备的正规军，加紧“围剿”我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再度把琼崖投入了内战的血海。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如果将琼崖的武装部队集中起来北撤，就会有被一举歼灭的危险，因此提议将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离开了海南的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去考虑自己的战略方针，机械地提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于北撤”的主张。正在这时，广东区党

委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符气岱（即符铁民）同志到琼崖，向琼崖特委传达，由我为琼崖纵队的全权代表，到广州参加军调小组，同国民党张发奎谈判北撤问题；并经特委决定，派罗文洪同志随行，作我的助手。

当时，我正率领部队在琼岛西部进行休整。接到通知后，我的心就象大海的波涛一样，久久难以平静。我想，琼崖的革命斗争历来是在远离党中央的孤岛上进行的。党中央经常提醒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琼崖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地而又灵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而党中央关于北撤的决定，我们现在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呢？我同冯白驹同志经过反复的商量，决定一方面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作好北撤的准备；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建议继续坚持琼崖的武装斗争。于是，我和罗文洪同志立即化装商人，乘船到香港，找我党中央在南方的负责人方方同志。

我交代完工作后，就立即出发。先到文昌县和原在那里指导工作的特委副书记接头。他说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出发的路线，要我们到海口市找地下联络站“阜成丰”旅店老板谢佩珊，并由他安排船只送我们经广州到香港。我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因为海口市是琼崖国民党的最高首府，敌人控制十分严密。我过去曾同国民党举行过谈判，有些国民党的特务、暗探认识我。如果从海口市的路线走，难免不被敌人发觉。从党的事业出发，我决定选择距离湛江较近的东海岸东阁港偷渡。

①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地区党的领导机构，抗战胜利后初期为广东区党委，一九四七年以后为中共中央分局（香港分局），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后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一天晚上，我和罗文洪同志装扮成商人，在交通员符气岱的向导下，通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安全地到达了中共文昌县委驻地后港村。当天，我找了文昌县委的负责人了解情况，与他们商量如何偷渡的办法。这时，忽然有人传报：一个名叫钟光集的“商人”，从海口市乘一辆出租汽车前来要求与我会面。我想，这个身分不明的“商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莫不是我们的行动计划暴露出去了？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便拒绝与他会见，并且要文昌县委书记符思之立即给我们准备好小船，马上偷渡。

当晚，我们赶到东阁港的一个海边渔村。这里是一个天然港湾，椰林耸立海岸，红树林环绕港湾生长着。我们的船正准备偷渡时，地下联络站的同志又向我们报告另一个紧急情况：琼崖国民党当局最近几天，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海口市实行大搜查，并封锁了所有的海陆交通线，规定过往人员准进不准出。我接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艄公赶快扬帆偷渡。

我们的船从红树林开出不久，便进入了辽阔的南海。几天的长途跋涉，我真有些疲倦，很想合上眼就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一想起登船以前所发生的一切，想起偷渡过海以后更为艰险的旅程，睡意便顿时消失了。罗文洪和符气岱心里有事也睡不着。于是，我们便干脆坐起来商量明早偷渡过湛江后怎么办的问题。我对罗文洪和符气岱说：“琼崖的国民党特务可能发觉我们的行动了。他们在海口和东阁搜捕不到我们，一定会跟踪而来。这样，明早敌人可能会对湛江市实行戒严，并封锁从湛江至广州的水陆交通线。我们要设法在天亮以前，甩掉敌人，迅速通过湛江，改道乘汽车到广西玉林，再返回梧州，乘船到广州转赴香港。”他俩也正在想着这个问题，认为我说的办

法可行，表示同意。

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我们在赤坎一个渔村登陆后，便按照预定好的计划，一早就在湛江市郊区的公路边等候去广西玉林的过路车辆。正巧，我们刚到达那里不久，市区内便开出一辆人货兼载的汽车，我们当即把它截住，经过司机的同意，立即爬上汽车，直奔广西的玉林。果然不出我们之所料，当我们到达玉林不久，便听到从湛江来的旅客说：今天早晨，整个湛江市实行大戒严；并说国民党当局宣布，他们在那里捕获了一个琼纵的副司令。好险啊！我们听了这消息，都捏了一把汗。当下，我们没敢在玉林住宿，立即购买船票到梧州去。

梧州，国民党的特务也很多，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住了一夜又立即购买船票到广州。由于几天来连续发生的征候，使我们有所警觉。我们一到达广州后，便乘搭火车直奔香港。

当晚，交通员符气岱带着我们到了目的地。在那里，我们会见了珠江纵队的全权代表谢立全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早在一九四〇年初，我们就一起接受党中央的指示，从延安到南方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我的突然出现，使他大吃一惊。他狂喜地与我握手、拥抱，并且对我说：“老庄，你还活着出来呀！”说完，把一张国民党报纸递给我，又说：“你好好看吧，敌人的报纸刊登了你被捕获的消息，我们都不明真相，真假难辨，可把我们急坏了！”

我接过报纸，草草地看了几眼，原来上面用大字通栏标题，刊登了一则轰动华南地区的消息：“共匪琼纵副司令庄田等途经湛江时被我侦缉机关捕获”。我把这张报纸用力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们想得真美，真是白日做梦！”

住下来以后，有关同志告诉我们说：“你们离开湛江半个小时后，国民党特务分两路追捕你们，一路由湛江至广州，另一路由湛江至澳门。沿途的东阁、徐闻、湛江地下交通站都被敌人破坏了。”还说：“国民党专门派出两条机帆船，在湛江至香港的海面上搜捕你们呢。”他们特别交代我们：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活动也很猖狂，要我们出入小心。联络站的同志还说：方方和其他负责同志，过几天就来找我们谈情况，要我们在家等候。

果然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在湛江捕获的所谓琼纵副司令并不是我，便派特务跟踪到香港来，其中有在琼崖要求会见我的那个名叫钟光集的“商人”。他扬言：“过去在战场上打不死庄田，这回一定要打死他。”于是，他抵香港后，就通过香港的特务卢迅出头，设宴招待琼崖老乡，企图诱我们出来赴宴，进行暗杀。我们当然不会上他们的圈套。事后，我通过多方面的调查，发现钟光集并不是什么“商人”，而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在海口市实行大搜查以及包围文昌县委机关驻地，搜捕我地下联络站人员等一系列事件，都是他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实践证明，我们来香港时不走海口至广州和湛江至澳门的路线，果断地甩开特务的跟踪的做法，是正确的。

当我们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方方同志接见的时候，广东区党委决定将一部分未能北撤山东烟台的东江纵队干部撤往中越边境；同时建议琼崖纵队部分干部随他们一起撤到那里去。并一方面派琼崖驻澳门的联络员张创同志返琼向特委传达，一方面派周楠同志来找罗文洪同志，要他配合南路特委先到中越边境，联系有关筹划琼崖干部“南撤”的事宜。我知道这情况后，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并要求当面向方方同志汇报。不